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五
至七



13
849
263



門 4 3
册 849
本 263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系閩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五十五

高潔 棄官

高潔

夫脩身立操不以窮改節砥名厲號不以利傷行儼
然高舉毅然有守義不苟取志不易嘗蓋夫潔廉之
士篤尚清白者嘗從事於斯矣故曰窮視其所不為

貧視其所不取雖有饑寒之憂猶無滋垢之污故志
 愈高而行愈潔身益困而名益彰俾貪者勵其廉隅
 懦夫有所立志斯誠至士守道者之所趨也若乃不
 受其問遺靡干於鄉邑非其粟而不饗非其衣而不
 服介然自脩終焉彌固克尚貞潔匪為華行亦何代
 無其人哉

伯夷叔齊處於孤竹

孤竹國在遼西殷諸侯也伯夷叔齊其二子也

周之將

興也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
 也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
 文王沒矣沒終也武王即位至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

膠鬲於四內

四內地名

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

為三書同辭要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
 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共頭山名也而與之盟曰

世為長侯守殷嘗祭祀相奉桑林且私孟諸

相言使奉桑林

之樂孟諸澤名以為私邑

為三書同辭要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

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語異乎哉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
 敬而不祈福焉時四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

求焉

無所求於民也

樂與正為正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

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也

僻邪也

而遽為之正與治也遷疾也上謀而行貨阻兵而葆威也

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也葆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囚四內與

共頭以明行揚慶以說衆揚武王滅殷之夢以喜衆民殺伐以要

利以此紹殷是亂以易亂暴以易暴也紹續也吾聞古

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今天

下闢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汗也不若

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山而餓死

袁旌旌一作族目東方之士也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

之盜丘見之下壺飡以與之袁旌日二舖而能視仰

而問焉子誰也日我狐父之盜丘也袁旌日日嘻汝

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
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列

子圍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

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日聞為

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

遺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日君非

自知我也以人之言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

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

冊前元通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 三

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也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

漢田仁魯相田叔之少子叔卒魯以百金祠之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

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

之以定產業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

禮畢行喪終服也

衣冠慕之

後漢魯恭為司徒初恭父為武陵太守卒時恭年十二郡中賻贈一無所受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大

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

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心志每歲時遣子問以

酒糧皆辭不受

問遺也

姜詩事母孝赤着經詩里弛兵而過日勿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後為江陽

令卒

桓典字公雅大尉馬之孫少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仕至光祿勳卒

李恂罷武威大守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吉茂脩行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
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

公沙穆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
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
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
貨求位吾不忍也後舉孝廉高第為王事

檀敷宇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
不受鄉里施惠後補蒙令棄官去卒

閔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
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一云仲叔曰我肯
煩耳今更作煩邪

受而不食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

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嘗給焉仲叔怪而問
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
以壽終

袁閔字夏甫父賀為彭城相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
賻贈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
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
贈遺後終河間相

孫喬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屢困乏執志

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孫堪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後仕至侍中

桓礪避地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賑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受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䟽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植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吹風落兩實以繩繫着樹枝每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

魏管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賙贈悉辭不受漢末避地遼東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公孫度康恭前後所資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初太尉華歆遜位讓寧不起後即拜大中大夫卒

焦先河東人嘗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雖有緊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

范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

吳劉基字正輿年十四居父繇喪盡禮故吏饋餉皆無所受

晉王戎父渾爲涼州刺史渾卒涼州故吏贈賻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繇是顯名後終於司徒

劉寔爲大司農以子夏罪免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反其餘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通

博性不虛諾閉門脩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遺一無所受後太守陳楚迫爲郡功曹

吳隱之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歆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終光祿大夫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少立操尚隱居教授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客爲刈麥裒遂棄之故舊有致遺者皆不受

王舒字處明少爲從兄敦所知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秘書監以寇難路險輕辭歸維揚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

所矜益爲敦所賞位至安南將軍監浙東五郡軍事
南齊庾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
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
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
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
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梁阮孝緒陳留尉氏人義師圍京城家貧無所爨僮
妾竊鄰人樵以繼之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
炊又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也諸甥歲時饋遺一
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始願故不受也

陳馬樞隱於茅山後鄱陽王卑辭厚意數邀之待以
師友門人勸之出仍居竹林中每王公饋餉辭不獲
已者率十分受一
後魏胡叟不治產業乘一犍牛敝帚袴褶而已尚書
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

比齊馮偉節聰敏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時舉
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
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惟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
人事郡守縣令每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
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

其樂竟以壽終

宋遊道父季預爲渤海太守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

後周常夔高尚不仕武帝嘗與夔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夔惟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

隋張文詔河東人博覽文籍以灌園爲業州郡頗舉皆不應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卹輒辭不受每閑居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

唐郝處俊父爲滁州刺史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滁州父之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疋悉辭不受盧伯瑗一名浩然善書畫屬文不婚娶寡慾隱於嵩高有終焉之志玄宗使通事舍人禮徵稱疾不就所賜束帛亦辭不受

梁鄭雲叟隱居於華山與梁朝近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千里省之識者高焉華州連帥劉遂凝嘗以貨貝遺之一無留者

棄官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蓋士君子進退之

宜也若夫器用宏博志操貞峻言不苟合動惟秉義
 居然公輔之量宜為王者之師而屈膝下僚折腰吏
 職適遭權勢之所迫不為公府之見禮旁睨同列殊
 非我類可利於國莫能自專繇是鬱抑不申慨然興
 歎或以罪自劾或稱疾而往投板懸綬比諸浮雲者
 何可勝道哉其或亂離斯瘼玉石將焚履不測之危
 避無妄之禍掛冠季世免陷匪人明哲保身於是乎
 在至有天資孝謹篤於養親脫略公卿不交士類遺
 榮避世高蹈長驚斯亦各行其志也已然而泰寧之
 世貧賤為恥其或獨善其身守一介之分索居偏智

遠通人之旨斯亦有識之致譏也

漢陸賈惠帝時為太中大夫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
 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好時

即今雍州
好縣也

枚乘字叔淮陰人景帝時召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
 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
 沒黯為滎陽令耻之稱病歸田里貢禹舉賢良為河
 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
 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梅福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

郡文學補南昌尉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

龔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

為尉一為丞勝輒至官乃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重泉

在馮翊縣也病去官

後漢劉茂為沮陽令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

山中教授

譙玄巴郡閬中人也平帝時為中散大夫與大僕任

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

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

李業廣漢梓潼人也平帝元始中舉明經為郎會王

莽攝業以病去官

載遵汝南慎陽人也平帝時為御史王莽篡位稱病

歸鄉里

江革明帝永平初補楚大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

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

王充上虞人明帝時仕郡為功曹以數諫諍不合去

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

樂恢辟司空牟融府會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

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

王良為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

之良遂上病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後為大司徒
司直以病歸

崔篆為建新大尹行縣治獄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椽
史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
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
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
願也遂稱病去

張霸為會稽太守視事三年謂椽史曰太守起自孤
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
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

郎宗善風角為吳令占知京師當有大火果如其言
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聞徵
書到縣夜置甲綬於縣庭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宗慈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取貨賂慈遂棄官
去

孔昱為雒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檀敷為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

同衣而出年八十卒於家
一云敷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

崔駟辟大將軍竇憲椽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憲不
能容稍踈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以遠去

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周磐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

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

橋玄補雒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

詣府大對耻為所辱棄官還鄉里

唐羗為臨武長諫南海獻龍眼荔支和帝從之章報

羗即棄官還家不應徵召著唐子三十餘篇

李固自議郎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

中白水關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交人事

楊章為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嘗侍璜之兄也章耻

與接事託疾牧豕

童邺為須昌長聞將舉兄喪棄官

孫堪嘗為縣令

臣欽若等曰史失縣名

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

譴堪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

巴肅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

去

楊仁為什邡令行兄喪去官

延篤為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趙岐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嘗侍左

館兄勝代之岐耻疾宦官即日西歸

馬融字季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忤太將軍梁冀免官後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

吳祐為大將軍梁冀長史冀誣奏太尉李固祐爭之不聽遂出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

荀爽字慈明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大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桓帝延熹九年大嘗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奏聞即棄官去

何休少府豹之子也雅有心思研精六經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

嘯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

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

投棄也傳謂符也

樂已字伯文恢之子為郎中非其好也去官

范滂為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議詣蕃蕃不上之滂懷恨投板棄官而去後復為太尉黃瓊所辟滂視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楊倫陳留人為郡文學掾史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闕事遂去職

皇甫規對策梁冀忿其刺已以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范冉冉或作冊桓帝時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

應奉為司潁較尉及黨事起乃慨然以疾自退

趙咨靈帝初為博士會陳蕃竇武為宦者所誅咨乃謝疾去

陳實為大丘長

太丘縣屬沛國

沛相賊歛違法乃解印綬去

吏人追思之

孔融辟司徒楊賜府時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太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後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疾歸家

荀淑為朗陵侯相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

劉焉魯恭王後也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居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

田豐辟大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時闕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

臧洪舉孝廉為郎選為郎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

陳重豫章人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疾免後為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

杜安爲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強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

鄭泰字公業靈帝末大將軍何進以泰爲尚書侍郎遷侍御史爲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

荀彧舉孝廉再遷亢父令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邊讓署大將軍何進府令史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爲九江太守不以爲能也獻帝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

袁忠爲沛相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

金柔舉孝廉補尚書右丞董卓之亂棄官而歸

魏陶謙漢末爲舒令與郡守張磐有隙磐每欲搆之而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贖之謙委官而去

杜畿漢末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

鍾繇漢末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

趙昱漢末舉孝廉除莒長官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辨徐州刺史巴

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耻委官還家

杜恕為趙相以疾去官

一云恕去京師管宜陽一泉塢因其豐塹之固小大家焉

明帝晏駕時人多為恕言者

趙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河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

吳劉繇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

甘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

范平為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

晉易雄舉孝廉為州主簿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

上綱遂謝職還家

阮嗣宗辟大尉蔣濟府謝病歸

褚翊為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義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翊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

蔡粲為武威太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戍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涪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後遭母憂以至孝稱

孔坦為尚書郎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繇是被譴遂

棄官歸會稽

王羲之少與王述相輕及述顯達羲之爲會稽內史述後簡察會稽郡辨其刑政王者疲於簡對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

李豐字宣國舉孝廉拜蒲坂令以病去官

汜騰燉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

陶侃爲武昌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

楊方爲司徒王導參軍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求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

年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阮裕成帝咸和初爲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官還家後卽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

桓玄大司馬溫之子孝武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

沈警字世明謝安命爲參軍警內足於財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

謝冲晉末爲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

宋謝靈運爲永嘉太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遊在郡
未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
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有高節爲時所重以親老
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王簿
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請親朋日聊欲絃歌以爲
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
吏種秣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秣五
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
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何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
賦歸去來

張茂度爲義興太守解職還家

阮長之爲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

南齊到撫爲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

樂願有孝行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
人棄官去

卞彬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
憤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幘耳
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劉縉字言明好學通三禮武帝大同中爲尚書祠
部郎尋去職不復任

蕭岵素自中書侍郎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掛衣冠而去

陳常載爲輕車將軍太子右衛率文帝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嵎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吊無所往來不入里門者幾十載大建中卒於家

徐孝克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

童華字仲宗家世業農華獨好學善屬文宣帝大建中高宗使吏部侍郎蕭引喻廣州刺史馬靖令入子爲質引奏華與俱行使還而帝晏駕後主卽位朝臣

以華素非閎闊競非詆之乃除太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辭以疾而去鬱鬱不得志

後魏李曾趙郡人也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

北齊李公緒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以疾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

後周薛端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爲參軍賜爵平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里

隋劉炫河間人納言楊達舉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

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

唐竇軌隋末為資陽郡東曹掾以廉謹聞後去官歸

于家

竇威沉深有器局博覽群言隋煬帝時以其皇后姊

婚徵為考功郎數侍晏遊非其所好又見隋政日亂

稱病去官

杜如晦隋末為澄陽縣尉非其好也後乃棄官歸于

鄉里

于志寧隋末為冠氏縣長時山東群盜起棄官歸于

鄉里

王績絳州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

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歸鄉里

李淳風父播為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為道士

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

郝處俊為著作佐郎再轉滕王友耻為王官遂棄官

歸耕

高智周為蘭臺大夫高宗總章中請假歸葬其父母

因謂曰知進而不知退患之道也迺稱疾去職

武攸緒為右千牛衛將軍登封年扈從封岳便棄位

隱居于嵩山陽

劉幽求則天聖曆中應制舉拜闕中尉刺史不禮乃棄官而歸

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學通五經及史記漢書以明經擢第歷秘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棄官而歸

孫處玄為左拾遺中宗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等用事處玄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終不用其言乃去

官

白履中陳留浚儀人也睿宗景雲中為較書郎尋棄官而歸

常况代宗大曆中隱居於嵩山守志樂道不屑于榮利孔述睿深器之及述睿徵拜諫議大夫薦况為右拾遺不起未幾又以起居郎追赴闕延半歲棄官東歸徙家于龍門別墅

楊憑德宗貞元中累佐使府徵為監察御史不樂簡束遂求免官

李鄘為馬燧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雒中

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伐功者多撓吏理元衡苦之乃移病去為沉浮讌詠之遊

王正雅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監軍中人恠

權正雅不能堪遂謝病免

李渤為庫部員外郎以章疏切直大忤於時謝病東

歸

後唐嚴譚為亳州譙縣令母病篤陳假告即時去之
歸德軍節度使奏擅去任大理言嚴譚母疾篤有虧
奏辭所屬律文不載詔律既無條釋放

李保殷為大理卿未滿秩屢為人所制保殷日人之
多僻無自立僻乃謝病以歸卒于雒陽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五十

賢德

傳曰太上立德又曰德成而上惟賢者必有德焉中
古而下良士間作乃有稟純粹之氣挺中庸之美蹈
道體和居簡行約躬履仁義力敦孝友處崇高之勢
而志益下居困阨之會而道彌顯中語默之節得進

退之理或推挽時彥致之於光大或化導民俗濟之於淳厚或治家而有法或念舊而施惠亦有錙銖人爵糠粃塵務優游而自得恬澹而無欲者焉至若匪人革心而遷善驚獸屏跡而不害斯又高義之所服精意之所感者已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銅鞮伯華晉大夫也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孔子又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漢張釋之為廷尉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

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

鞮音武 顧謂

釋之為我結鞮之跪而結之

結讀 日係 既已人或讓王生

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耶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衛綰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嘗蒙其罪

蒙譴覆 蔽之 不與它

將爭有功嘗讓它將帝以為廉忠實無它虜

鄭當時字莊武帝時為大司農每朝候帝間說未嘗

不言天下長者

侯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

其推轂士及官

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

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嘗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韋玄成賢之子也以父任為郎嘗侍騎謙遜下士出遇知識出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輟從者之車馬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

田甲為張湯客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與錢

通為小吏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

烈士風

後漢樊重南陽湖陽人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息加鄉閭外縣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

縣中稱美推為三老

張綱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後為廣陵太守

王丹居家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

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其墮爛者恥

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音力宜切邑聚相率以致殷富

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

者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

以為嘗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治風俗以篤後徵為太

子少傅

杜根爲郎中諫鄧太后歸政太后怒令撲殺之詐死
逃竄積十五年太后喪徵爲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
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
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
張湛扶風平陵人也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
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
我獨詐善不亦可乎位終太中大夫

尹勳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
居貴位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仕至大司農
鐘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辟州府未嘗屈志

李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
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
好招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
所安多此顛也

周燮汝南安城人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
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安帝時以玄
纁羔鴈徵不至
陳寔爲太丘長解印綬去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
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
焉遇赦得出

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顛褒衣博帶周遊
郡國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袁閎免
焉泰微有道不就
孫堪仕郡縣公正廉潔俸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
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仕至侍中騎都
尉
劉虞爲幽州刺史後以疾歸家嘗降身隱約與邑州
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
之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時在井

市步行有異人皆別之州間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
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
將爲改過子旣已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
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旣爲盜畏若聞之
反與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
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
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相生故與
布勸爲善也聞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
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
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遂

守之至暮劔王還見之乃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
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
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
使人推求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
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
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望廬而
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驂乘適
烈私館疇咨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而
詰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
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後爲少府

魏田疇字子泰爲幽州牧劉虞從事奉使長安得報
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北歸率舉宗族他附
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
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
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父老曰諸君不
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
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
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
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

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誣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
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
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
然服其威信烏九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
納令不爲寇

華歆漢末爲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歆以郡迎策
策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
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
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謹譁故能劇飲至

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
曰華獨坐曹公奏徵之及行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
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
諸物謂諸賓客口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
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留
所贈而服其德

邠原北海朱虛人也避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
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
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
繇已而成潘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爲社

供及原自遼東歸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
曹公北伐三郡單于還任昌國燕士大夫酒酣曹公
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
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
謁曹公大驚喜擘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哉誠難測
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謂諸
而出軍中士大夫誦原者數百人曹公怪而問之時
荀文若在坐對曰獨月省問邴原耳曹公曰此君名
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
公宜盡禮以待之曹公曰固孤之宿舊也自是之後

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嘗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
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
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
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
之者貧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漢末避亂至遼東往見公
孫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坯爲室
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
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繇是度安其賢
民化其德邴原與寧俱往而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

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密遣令西還度亡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五心卑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寧居遼東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闕閱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貴不復闕訟後詔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袁準忠信公正不恥下問惟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嘗恬退而不敢求進後爲給事中

袁侃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所趨務嘗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

徐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輕官忽祿不耽世榮仕爲五官將文學

任嘏爲人純粹愷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人少得稱之

管輅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讐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謂忠孝性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錮我者稀則我貴矣

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
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
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後爲
少府丞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爲郡功曹皆擢舉善人
不伐其功朱才爲武衛較尉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
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
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
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聲
名聞於遠近會葬卒

吳駱統字公緒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
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
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
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不告我而自苦若是乃自
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資之遂使分施繇是顯
名大帝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
丁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
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爲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大
帝深貴待之爲始平令未及擢用而病卒
晉樂廣字彥輔父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

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廣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仕至河南尹

阮瞻字千里嘗群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後爲尚書令

鄭默寬和愛謙虛澹謹不有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童豎厮養不加聲色太康元年爲光祿勳卒

皇甫方回安定朝那人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

起避亂荊州閉門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

鄭冲字文和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後爲太傅

張華少自脩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後爲司空

李憺爲尚書僕射拜光祿大夫特進致仕憺自歷仕雖清非衆異而家無儲積親友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

樂道融丹陽人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急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幸靈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母終服喪居於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日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掇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掇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見齊王罔歸于京師踰年不朝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嶮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於長安袞乃相與登於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

未熟食木實餌石蕊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
獲命子恂與之下山中塗目眩脊墜崖而卒同保赴
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
避地超然遠跡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
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哀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
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
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
之是以宗族鄉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
孫畧字文度吳國富春人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
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

所受後尚書張國明表薦畧公車特徵會卒

應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家富於
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
以此異焉弱寇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較
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官至
平南將軍

衛玠字叔寶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及卒謝鯤哭之慟曰
棟梁折矣仕至太子洗馬

魏詠之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較尉詠

老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殷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王延西河人也非其織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劫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爲金紫光祿大夫何琦字萬倫性沈敏有識度居於宣城陽穀縣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玩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

占卜無所事仕至涇縣令

譙秀巴西人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避難巖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宋謝弘微陳郡陽夏人父思武昌太守弘微所繼叔父混義熙中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宋初泝號東鄉君元嘉九年東鄉君薨資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在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從祖司空琰時事業奴僕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

奴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
夫殷敷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
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錢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
無所爭弘微勇子領軍將軍劉湛不堪其非謂弘微
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
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錢債
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
蕪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
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令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
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嘗以措拾自資同措者或爭穩
道虔諫止之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忍後每事輒
云勿令居士知

晉明字文達僑居會稽士子高其行嘗葬兄皆送金
爲贈後至者不復肯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
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
齊豫章王疑爲揚州徵議曹從事不就
何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闕室如接大賓學
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
以貴之位至吳郡海虞令

沈林子簡泰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
位至輔國將軍

南齊江泌爲南中郎行叅軍領國子助教乘車至染
烏頭見一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
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
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
善如此眺爲吏部尚書郎

王騫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
梁張弘策爲人厚實篤於故舊雖居隆重不以貴勢

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爲
衛尉卿遇害莫不痛惜焉

劉苞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
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終太子洗馬

劉訐平原人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
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繇
是衆論咸歸重焉本州辟主簿不就

傅昭所蒞官嘗以清淨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
請謁不畜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
老不衰性尤篤慎子婦家嘗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

日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入自以為不遠仕至散騎嘗侍

庾黔婁新野人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

劉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為性不自伐不論人長短位至尚書左丞

諸葛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誦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

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後湘東王板為法曹參軍不就

陳陸琰寡嗜慾鮮於競遊心經籍晏如也終通直散騎嘗侍

王勵字公齊通之弟也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梁世為國子周易生射策舉高第除秘書郎太子舍人

虞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終大中大

歐陽頎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
喪毀瘠甚至蕭允爲光祿大夫未嘗以榮利于懷及
晉安王出鎮湘州又苦携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
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
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日夕自爲列曹何爲方復辛苦
在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
姚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
終日恬靜惟以書記爲樂在位多所稱引一善可錄
無不賞薦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
爲待奉機密未嘗洩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屬深懷

退靜避於聲勢清絮自處貲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
笑而不答篤於宗屬所得祿賜咸充周卹爲吏部尚
書入隋終太子內舍人

岑之敬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
也終征南府諮議叅軍
後魏嘗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
遠之度未嘗見其矜恡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
懷抱不事權門終車騎將軍

裴敬憲字孝虞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
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而情性和雅未嘗失色

於人而又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
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盜所服如
此除太學博士

王椿太原人爲瀛州刺史更蒲還鄉齊神武之居晉
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極接
李冲沉雅有大量兄承爲滎陽太守冲隨兄至官是
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
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
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
游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

讓時論貴之

崔挺幼孤居喪盡禮推人受士州閭里親附焉每四
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欵備得者榮之家徒
四壁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所贍遺者挺辭而後受仍
亦散之貧困不爲蓄積故鄉邑更欵歎焉仕至北海
王祥司馬

辛雄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
請

梁越字玄覽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爲光祿大夫
辛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嘗官奉

法所在有稱

韋休之爲安西將軍光祿大夫貞和自守未嘗以言
作物

北齊楊愔字遵彥魏司徒津之子也愔貴公子早著
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惟有二弟一
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
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群從弟姪十數人並
待而舉火煩遭迤厄冒履艱危一食之惠酬答必重
性命之讎捨而不問

趙彥深幼孤貧事母至孝性敏聰善書記安閑樂道
不雜交遊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
見率以爲嘗後位至司徒

後周樂遜性柔謹寡於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
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
仕至大將軍

韋曼高尚不仕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
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

楊薦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
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終梁州刺史

段永累官至大將軍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

好士朝野以此重焉

皇甫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貧守志嘗以清白自處
當時號為善人終隋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俊
每食方丈坐客嘗滿弦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
樂閑靜終隆州刺史

柳霞性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
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終驃騎大將軍

隋令狐熙字長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
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起家吏部上

士

房彥謙歷官司隸刺史被執政所嫉出為涇陽令卒
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
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
子女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
清白

將軍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齟齬喪父母以孝聞士謙自幼
少孤未嘗飲酒食肉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

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踈頓至於此又士謙家富於財州里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鬪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謙擢國子祭酒不就終於家

唐李百藥性寬容泛愛爲時文宗引進後生提獎不倦

王友貞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絕羶味出言未嘗負諾時論以爲真君子神龍初徵太子中舍人以疾固辭

趙驥肅宗時爲秘書少監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難危不改其操

楊綰尤攻文詞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沉靜寡欲嘗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塵埃滿室澹如也含光用晦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位至相

楊於陵爲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弘整進止有常度

在朝三十餘年崇踐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

孔述睿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恂恂似不能言人皆敬之終太子賓客

韋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愠不形於色

許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又雅好推轂樂善拔士士多歸之

崔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為正人宿儒所推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為方鎮無

聲妓之娛終淮南節度副大使

武儒衡字庭碩丞相元衡從父之弟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有終始終兵部侍郎

盧元輔自曾祖以名節顯著元輔端靜貞介不失門風歷踐清貫人士歸美不以其父祀之惡為累終兵

部侍郎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後唐李琪初仕梁為翰林承旨琪之名播於海內重

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晉尹玉羽性仁恕好靜默與朋友交無怨棄御僕隸

不好詈辱有過則諭而戒之有罪則禮而遣之家雖

屢空不渝其廉時雖亂離不廢其業仕至光祿少卿
 鄭韜光自襁褓迫於懸車凡事十一君踰七十載所
 任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
 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目鄭偃不汚平生交
 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
 簡及為戶部尚書致政歸雒甚愜終焉之美
 崔悅字子文性恬淡不汲汲於榮利笑不至哂怒不
 至詈接新進後生未嘗有誨群居公會寡言嘗云非
 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
 節隆暑祁寒不使冒犯終太子賓客

程遜性溫厚鮮是非所履循繩墨與善惡人交皆無
 悔吝朝野賢達咸慕而里之終太嘗卿

册府元龜

賢德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瑞較釋

總錄部

知言 清廉 辭賞

夫古之君子達語默之要識幾微之朕發而必中出
而有章考求而足徵詮理而可範斯之謂知言矣三
代而下賢英間作流風遺議粲然可覲乃有明性守

之分述世道之變敘忠公之訓究神理之說陳教化之本較盛衰之意以至商確質文之損益品藻人才之勝劣形於嘉話藹乎前聞蓋所謂善言之無瑕吉辭之蓋寡邈千里而斯應垂百世而不朽者焉

申叔時楚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楚將北師侵鄭子

囊日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反曰敵利則進

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一年子申叔時老矣在申老

本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

亡欲免得乎

單子周鄉周肅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使郤三獻

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單子即襄公

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温季即位於亡人之下佐新

在而求掩其上稱已之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

階亂何以在位恐為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

也不見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稱已

士鞅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四年士鞅奔秦秦伯問於

其汰乎對曰然樂壓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

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樂書壓之父也召公奭

聽訟舍於甘棠之下周人之

思不害其樹而
作勿伐之詩

樂麇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沒矣而麇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
之請於晉而復之

二十一年
晉滅欒氏

晏子齊大夫晉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
為家傲世樂業枯槁而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
其道乎對曰嬰聞之古之能行其道者世可以正則
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
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
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
所安也今以不事上為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

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
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德
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及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為行
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塗矣有
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
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載
焉叔向又問晏子曰人何如則可謂保其身對曰既
明且知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
幸先其難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
謂保其身矣又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

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乎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憚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乃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又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嬰聞之順愛不解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專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臧武仲魯大夫也昭公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

郟莒邑取郟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社

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

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佻明德君子必愛民

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同也同人於畜牲也

閔子騫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

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

騫閔子騫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然後及其大

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之以及大人夫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

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

可以為無害遂不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

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彪侯衛大夫也魯昭公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

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

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事

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恐

也渝變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史墨晉大夫也魯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薨

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處于路寢言失所也晉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

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

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諸侯

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諸侯為日久矣民之

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

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嘗奉奉之無嘗人言誰在德也

君臣無嘗位自古以然史墨述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為谷

為深為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可知

也三后夏商周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

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
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

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夫
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

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
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

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假
人器車服名爵號

子思鄭子產子國參也魯哀公五年鄭駟秦富而侈
嬖大夫也而嘗陳鄉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攸所也暨息也不守
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訟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訟故受禍

孔子在魯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子
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
其為為政孝乎惟孝美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

子思孔子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子伯魚率其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
蓋慎諸柳者衛人也見子思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

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

六

以備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謂財足以備禮而時

不得 吾何慎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

閔損字子騫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何必改作 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必復更改作 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卜商字子夏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兄桓魋

行惡脫身絕之 故曰我無兄弟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端木賜字子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於是邦也

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孔子弟子陳亢也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

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 子貢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

求之與 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 棘子成曰君子

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 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文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猶質也質猶女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皮去毛曰鞞虎豹與

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犬羊那

魯人白公謂孔子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

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

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乎

公明賈衛大夫也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

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子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孟子鄒人也謂弟子公孫丑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曰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人有險諛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

言雄鷄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

也有溢美不信之辭若麗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能知

其欲以陷害之有邪辭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任賜

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雄叔孫也有陷遁

之辭若秦客之安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窳晉諸大夫也

漢夏侯勝為諫大夫給事中嘗見出道上語入見天子而以

其言為小宣帝聞而讓勝讓責勝曰陛下所言善臣

人道之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

耳

後漢桓譚好古學數從揚雄辯析疑義大司空王邑

納言嚴光聞揚雄死謂譚日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

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顧見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

揚雄字

祿位容貌不能動人

故輕其書者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

謂道德經也

薄仁義

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

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

不詭於聖人

詭違聖人周公孔子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

所稱善

更音工行切

則必度越諸子矣後至議郎給事中

出為六安郡丞

李法為侍中上疏失旨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

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

繇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

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

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

魏張璠鉅鹿人養志不仕明帝青龍四年詔書張掖

郡玄川溢漏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

西嶷然磐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

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

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

連齋以問張璠璠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

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

追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也

蜀孟光爲大司農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謀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其智謀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志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

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

晉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戎襲父爵辟相國掾後至司徒

樂廣字彥輔善清言爲河南尹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初吳呂岱爲孫權太司

馬權病篤召諸葛恪輔政臨去岱戒之曰世方多難
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
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
當時咸謂之失言喜曰夫託以天下之至重也以人
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
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嘗若不足則功
名不成勲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老知度經遠而甫
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乃機神
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
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拜世

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
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者
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
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敵
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曰君必能辯賊者也言
其明畧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且蜀爲叢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
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
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
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昌

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誠于後永為世鑒
華譚字令思為秘書監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
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
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
聞者稱善
賈充族子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
智筭確然難奪深為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
疾劇嘗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
劉寔平原高唐人為大司農還州里寔有高行而諸
子多受賂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

不且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
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
裴楷字叔則阮籍喪母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
直視楷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
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
從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
楷位至侍中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
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板答曰令為
忠臣不得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顛京位至泉陵令

周處仕吳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醜酒謂
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離
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
渾有慙色

袁甫爲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玠問甫曰卿名能辯
豈知壽陽已西何以嘗旱壽陽已東何以嘗水甫曰
壽陽已東皆是吳人亡國之音哀以思梟足疆邦一
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久成水故其
城嘗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聚
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

師若能抑強扶弱先踈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
矣觀者難其敏捷

孟嘉爲征西桓溫參軍人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袁宏爲大司馬桓溫記室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
安爲楊州刺史宏自吏部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
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
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謝玄字幼度與從兄朗俱爲叔安所器重安嘗戒約

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之後爲左將軍會稽內史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嘗質望秋先零帝悅其對歷尚書右丞

顧愷之爲大司馬桓溫參軍甚見親盼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摧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秦秀爲博士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旣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莊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

殷浩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棺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

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浩終
尚書令風流顏含為光祿勳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
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
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錄此言之少正為甚
眾咸服焉不
南齊桓榮祖為冠軍將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兗
州大中正巴東王子嚮事方鎮皆啓稱子嚮為逆榮
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
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帝乃省視以

榮祖為知言

梁柳惔為太子詹事惔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
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
不及嗣賞延於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
王規為中書黃門侍郎勅與殷均王錫張緬同侍東
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時湘東王為京尹與朝士宴
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
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為知言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博觀眾籍見名法之言掩
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

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在人死其
宜矣何足惜也吾嘗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
歠醪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獻之後舉孝廉以疾辭

北齊房豹爲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
厄遂於戰艦中浴并遂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
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眚恐非禳
所能加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
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
後周蕭大圜梁簡文帝子國亡入周爲滕王道友道

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千餘傳乃可抑
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
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
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彰
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
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笑其
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圜曰齊遂克不對曰
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
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民果滅聞者以
爲知言

隋高勣北齊宗室齊亡入周高祖作相謂勣曰齊所以亡者繇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勣再拜謝曰勣亡齊未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至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各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後爲泚州刺史坐事免

唐蘇世長隋末王世充僭號署爲太子太保與世充兄子弘烈俱鎮襄陽武德四年雒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責世長來晚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

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畧盡唯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

清廉

夫砥石勵節不以利汗行惡衣菲食所以志於道潔已以進臨財以廉處脂膏而不能自潤委貨財而不虧其義克全其操動不累高不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斯君子之至行也中古而下蓋不乏其人焉乃有居貧守約寡欲易足靡受饋餉不榮資產處

官遵量人之用在困無苟得之志非夫立義為富秉德不回者亦奚以臻此哉古人有云貧者視其不取老者戒之在得蓋亦固窮自守不為義疚者鮮矣夫子罕宋人也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責玉得富公儀休為魯相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

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給魚

漢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

尹翁歸為平陽市吏公廉不受饋饋亦餽字也百賈畏之

黃霸為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使領郡錢穀計計謂出入之數

也簿書正以廉稱言無所侵隱故人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

長以廉見察而遷補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郇相王莽時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

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
後漢邵禹封高密侯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光武益重
之

第五倫脩行清白光武嘗召見曰聞卿爲吏不過從
弟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
敢妄過人家
張禹父歆爲汲令禹性篤厚節儉父卒汲吏人賻送
前後數百萬悉無受

第五頡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
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雒陽無

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
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
頡故舊各致禮餉終不受
江革爲五官中郎將恩寵有異於是京師貴戚衛尉
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
聞而益善之
楊秉爲太嘗免官田里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
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餉秉閉門拒
絕不受

魏張範太祖時爲議郎叅丞相軍事救恤窮乏家無

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

鮑勛黃初中左遷治書執法被誅勛內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

李豐爲中書令仕歷三朝不以家計爲意卻俸廩而已爲司馬景王所誅有司籍其家無餘積

王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勗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

毅竟以贖貨而敗

晉羊篇太傅祐之兄子也爲鉅平侯奉祐嗣歷官清

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

裴憲爲北中郎將王浚承制以爲尚書浚爲石勒所破勒乃簿王浚官僚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表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畧從事中郎

顧衆父秘爲交州刺史秘卒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弼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秘曾蒞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

羅含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塗新塗人楊羨後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塗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孫是遠近推伏焉

胡威字伯武魏荊州刺史質之子少勵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

爲汝糧爾威受之辭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

魏舒清貧不營財產官至司徒周顛爲僕射爲王敦所殺籍其家笥籠中有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約

陽鶩爲前燕太尉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嘗乘弊車瘠馬

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爲前燕太尉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

宋王曇首爲侍中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

王韜之居身簡素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俸祿外一無所受後爲左僕射卒

沈林子以佐命功封漢壽伯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豐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未嘗問生產之事

孔顓弟道存代顓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顓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顓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宮之日

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南齊陶季直官至太中大夫清苦絕倫後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訣聞者莫不傷其志

裴昭業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東人士須一札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業曰下官忝爲那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梁韋叡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范岫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每所居官以廉潔著稱江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嚴植之爲中撫軍記室叅軍兼博士卒于館自疾食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

陳姚察爲吏部尚書自居顯要甚勵清節嘗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於麻布蒲練幸不煩此此人遂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自此伏事者莫敢饋也

後魏賈秀爲中書侍郎自始至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嘗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

成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除平陽太守

北齊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之拒而不受後爲魏彭城王詔典籤業惟一馬因瘦而死詔

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鞠欲令厚償詔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詔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遭憂解印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後周王悅進爵河北郡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位至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勅勞勉之

唐陸贄爲鄭縣尉罷官東歸省母張鑑爲受州刺史有重名贄故遊壽州謁鑑鑑初不甚知留三日得再見遂大稱賞請結交贄辭去惠錢百萬曰願以備太

夫人一日之膳贄辭謝不受受新茶一串以行曰敢不承公賜鑑益賢之後爲翰林學士丁母憂歸雒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贈賻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受

辭賞

古人有言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所以厲世摩鈍也若乃宣其忠力克成茂勳旣排難以解紛或運籌而決勝封邑亟至好賜是加而乃謙挹不居辭讓切至惟思公家之利靡懷乃身之寵爲臣之行不其高乎

子產鄭大夫也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

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申包胥楚大夫也吳敗楚包胥如秦乞師楚子入郢

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

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

平王殺之遂逃賞

魯仲連者齊人也適遊趙會秦圍趙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仲連說之行不復敢言帝秦秦將

聞之為却軍五十里而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

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

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

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

見

董安于以下邑之役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

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諸侯而

至弗忘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

及臣之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

且爲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漢張良字子房高祖平項羽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之首食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帝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邑萬戶

後漢鮑永初爲更始尚書侯射行大將軍事既歸光武拜諫議大夫至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與永對食賜永維陽商里宅固辭不受

魏田疇右北平人嘗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守蓋有欲討之意會太祖北征烏丸舉疇爲脩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雨而濱海洿下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舊北平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尚有微徑可從路近而便掩其不備可不戰而禽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親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

至心許而不奪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王不止於一世也其聽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疇所執

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

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大臣博議

世子以疇同於子貢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較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是時文帝為世

子議曰昔遠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食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魏累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道以為求仁

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

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

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走耳蒙思全

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

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
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楊阜為定安長吏以討馬超功賜爵關內侯讓曰阜
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結於法
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
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
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尋以為益州刺史
吳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大帝討江夏命紘居守遙
領所職太帝廻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
自挹損不敢蒙寵大帝不奪其志

晉衛瓘為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
節監艾會軍事事平朝議封瓘以尅蜀之功羣帥
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舉旗之效
固讓不受

何攀為散騎嘗侍以與誅楊駿功封西域侯邑萬戶
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達關中侯攀固讓所封
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畧不入已
賀循為吳國內史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
疾私門固讓不受

後魏高植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

當蒙封賞不受云蒙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嘗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後周李棠初事後魏行東萊都事孝武西遷遂仕東魏爲北豫州掾刺史高仲密遣棠詣闕歸欵太祖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

司馬喬爲北徐州刺史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喬領戶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

喬喬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喬能率之乎今以封喬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太祖善而從之

薛善族兄崇禮爲齊神武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送歸順臣子嘗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益固辭不受太祖嘉之以善爲汾

陰令

隋王頒梁太尉僧辯之子其父爲陳武帝所殺頒既
入隋爲開府獻取陳之策及陳平有司錄其戰功將
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
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
之

